

文化产业周刊 | 专栏

★冯磊专栏 流言冯语

旁证

在私下里,如果问一个男人愿意讨几个老婆,我想多数都会回答“多多益善”。在展示雄性荷尔蒙这件事上,没有人不争先恐后。男人如此,其他雄性动物也是如此,比如“男性孔雀”。

晚清出版的《点石斋画报》里,有幅画名为《怨女成群》。配有说明文字如下:“西例重匹偶,虽贵为君相,无置妾媵者。于是乎女多男少之国大受厥累矣。美国北方有一省地名麻萨朱色,其民数男一女九,患不在娶而在嫁。近有怨女一百六十二人联名秉请议院革除禁例,准令男子广置姬妾……(她们)永不妒宠……但终身有托,虽贱列侍婢,辱备箕帚……”

以上文字,讲的是一八八〇年代马萨诸塞州的一条新闻。大意是,当地男少女多,旱涝不均,于是有女子联名上书议会,希望能实行一夫多妻制度。

这条新闻是否捏造,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是,其中某些细节还是很有意思的。

其一,关于“女多男少之国大受累也”的原因,画报作者给出的答案是“西例重匹偶”,那些有钱有势的男人们不知道纳妾,不知道通房丫头是绝妙的东西,以至于怨女们觉得委屈,真是太不应该了!

这段文字的作者大概不曾想到,在西方上流社会,找情人是普遍现象。他们虽然很少花钱买断某个年轻女子的性交权,但普遍是有情人的。法国国王路易十五

就有一个非常美艳的情人,她就是大名鼎鼎的蓬巴杜侯爵夫人。

国王如此,其他人也是如此。画报的绘制者恐怕更不会想到,在西方,有权势的女人会有大批面首。即使一些牛气哄哄的男人,比如伏尔泰,也会沦为她们的玩物。

这段文字最有趣的地方,是群女跑到议会去为男人争取纳妾权,渴望“贱列侍婢”。即使当一个通房的大丫头也在所不惜……

我不知道,西方人看了这幅画是什么感受。尤其是乔治桑这样的女子(此时女作家已经逝世十周年了)。西方的女权运动,出现于十九世纪的下半叶,和欧洲工业革命是同步的。这时候,所谓美国女郎跑到议会请求给男人擦桌子扫地拎扫帚的高论,显然出自于对西方社会的一知半解。

当然,也可以理解为认知观念上的某种所以然。本来嘛,我们是世界的中心。本来嘛,世界就是我们的这个样子。下面,请辜鸿铭先生出来走几步,为《怨女成群》作者的观点作个旁证。

辜鸿铭学贯中西,最爱的却是纳妾。他认为,男人纳妾天下才会太平。对此,有西方女子表示反对,问为什么不能“一女多夫”。演讲席上,辜傲慢地回答说:“男人是茶壶,女人是茶杯,一只茶壶可以配几个茶杯,一只茶杯怎能配几个茶壶呢?!”

在场的人,无不绝倒。

★罗西专栏 心情若锦

光阴弄疼了我

电影《致青春》《中国合伙人》的热映,反映不少人内心对“光阴没有故事”的无奈,更感慨岁月的粗粝无情,喊疼。

很多时候,失落感是因为岁月没有给我们太多的馈赠,却带走了我们很多,最痛彻心扉的,就是青春没了。

在拍一组蝴蝶的照片,想:蝴蝶饮露,如果呛了,怎么办?它生命短暂,连咳嗽都还来不及学会。我们似乎都知道它怎么来的,毛毛虫是它的前生,却很少人知道它怎么死去的。蝴蝶寿命长的有半年以上,短的只有几天;不吃东西,只寻爱,交尾或产卵后不久就自然死亡,死于爱、本性、美、命、缥缈还有我的悲悯。

花朵老去,忧伤却一直保持新鲜。

夏天来了,又是毕业季,仿佛听到骊歌;翻开旧相册,看到1988年4月与舍友的合影,黑白照片,无比感慨,那时我多么清瘦、清朗,背景里的那些树变成国画里的写意线条。仿佛清晨我还清纯,黄昏我就变浊黄了。电脑里放着黄小琥的歌,只对其中一句特别感慨:如果来不及高兴就感慨。

老同学在QQ里传一张老照片给我,原来大学毕业时,我曾含羞赠送她一张照片……岁月不饶人,我都忘了这事,真没良心。发黄的照片背面居然还题了字:“我站在路边,看你和行人,都太匆匆……”我常常喜欢在旧照片里找到一些旧衣服的记忆、旧时光的情怀,毕竟它们与肌肤深切亲过。多

情的人容易温暖,也容易悲凉。

两个80多岁老爷子在公园门口遇见,或是久违的街坊或是早年的兄弟,道道寒暄,拄拐杖的那位满脸通红,显然有高血压,瘦的那位踮着脚颤悠悠为他整理衣领,有种奇怪的同病相怜的温馨,类似少年时碰头点烟或助跑撞胸击掌的美?这也是江湖一景,岁月的江湖,深而平静,静而悲凉。

有个可爱的女孩问:“如果我可以不长大,爸爸妈妈你们可不可以不变老?”

母亲节那天,写了条微博:母亲,有时我买到什么好吃的,潜意识地习惯性地想转身喊你……母亲,我有时会为孩子们做一些好吃的“祖传菜”,都是从你那里学的,有“妈妈的味道”,你知道这也是一种尘世的念想。母亲,你无尽的爱、恩典、辛劳就是现在的我,我要尽量幸福、善良,即是对你最好的纪念与感恩。

某次作文课,老师看见一个男生写他在游戏里认识的朋友在汶川地震中遇难,“他在游戏里复活了我多少次,我却不能在现实中复活他”……这就是生命,只有离去没有来兮。

很多疼,不是失去,而是老去。光阴弄疼了我,命运清温柔些。

生如夏花,朝花夕拾,要赶紧幸福。如果额头终将刻上皱纹,你只能做到,不让皱纹刻在你的心上。一切都太迟,除了爱。放下春,初夏渐渐轻盈。疼过,所以,更懂得爱这万物众生和指缝里流逝的此时此刻。

★吴克成专栏 心理红棒

春风吹又生

想起玛丽莲·梦露主演的《热情似火》里那句著名的台词:“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”——巴尔扎克作品楚楚留香,但他本人相貌丑陋,扮千年老妖不用化装;普鲁斯特凭《追忆似水年华》流芳百世;但身患哮喘,一激动“呼噜呼噜”,像猫声人身的怪物;《尤利西斯》的作者乔伊斯眼有恙,晚年成了睁眼瞎;第一本《英文字典》的编撰人约翰逊有眼部肌肉紧张症,一双眼睛除非用绳子捆上,否则时时刻刻都要一闪一闪亮晶晶;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的作者菲茨杰拉德的缺陷本来是用裤子捂着的,奈何他妻子目光锐利,探照灯一扫,麻雀嘴一张,捂着的秘密拨开裤子见青天,原来她觉得菲茨杰拉德虽然了不起,可是那个地方,尺寸太小了。

★武骏专栏 醋溜聊斋

爱上食物

当下的文艺作品里好像特爱表现“爱上食物”的主题,而这个“爱”不是爱吃的爱,是男女之爱。

在流行歌曲中,有的是影影绰绰的比喻。“我爱你,爱着你,就像老鼠爱大米”。后来才有了直接的“狼爱上羊”,说一只羊救了受了重伤的狼,于是狼就深深爱上羊了,而且“狼爱上羊啊,爱得疯狂”。

到了电影中,“爱上食物”更有直接表现。周迅版《画皮》跟《聊斋志异》原著就有很大不同。原著中,那个女鬼是掏人心的。到了周迅演的电影,她已是实实在在爱上了王生,经过一番爱恨情仇,最后竟用灵珠救活了大家,自己丢了性命。

其实,吃人的妖精爱上被吃的对象,也不是现代艺术家的创

有些人面对自己的不完美会变成热锅上的蚂蚁。比如菲茨杰拉德。挨了妻子一顿奚落,又不能挨家挨户拿着尺子丈量查证,有冤也难以昭雪。加上木已成舟,即使除草追肥也无法天蚕再变,菲茨杰拉德只好压抑着。有一天没忍住,还把海明威拉到卫生间,主动亮出自家私产,让硬汉检视做个评判。

有些人则会化悲痛为力量,最后鹁子翻身一鸣惊人。比如《红楼梦》里的探春,姨娘所生,庶出,生下来就低人一等。别的姑娘调脂抹粉,她冬练三九夏练三伏。王熙凤小产后卧床休养生息,探春出来执掌天下,下人们“渐觉探春精细处不让凤姐”,连凤姐都知道,贾家除了她这个“辣子”,“倒只剩三姑娘一个,心

嘴里里也都来的……虽是姑娘家,心里却事明明白白……又比我知书识字,更厉害一层了”。她果然厉害一层,《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时宝钗小惠全大体》一回,她的一套改革措施,不但开了源节了流,而且还能让“家人都欢声鼎沸”,齐声说:“从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……我们再要不体上情,天地也不容了。”

这其实都是自卑起的作用。自卑感是人的行为的原始的决定力量或向上意志的基本动力,人生下来并不是完美无缺的,有不完美就会产生自卑。自卑能摧毁一个人,使人自暴自弃或者惶惶不可终日,直至发生精神疾病,也可能使人发奋图强、振作精神、后来居上。也就是说它能让人灭顶,也能让人春风吹又生。

新。《警世通言》中千年蛇妖化为人形名叫白素贞,爱上了书生许宣。后来这个故事演变成了浪漫悲剧《白蛇传》。《西游记》中,对吃了他肉就能长生不老的唐僧,也有那女妖强忍住哈喇子,欲与他携手共寝。虽然主题是行云雨之事,算不上爱情,顶多是爱欲,但是俗话说“饱暖思淫欲”,吃饱肚子一直是排在前面的,能忍住不吃已经很有点脱俗了。

新版《倩女幽魂》中,那些人被妖诱惑后,嘴对嘴一吸,“元气”马上物理传导,瞬间变成骷髅一具。而小倩喜欢上宁采臣,胃口顿时丧失,好像爱能把食欲整个升华掉。

那些创作者为什么偏要跟食欲作对来表现爱情呢,恐怕是作者们觉得“饮食男女”中吃是

排在前面的,连这个最原始的本能都能控制住,方能显出爱情的伟大。

而这一点,西方爱情片同样不能免俗。电影《暮色》中,吸血鬼爱德华·卡伦深深地爱上了贝拉·斯旺,可是每当他闻到贝拉身上的特殊香气时,他就想吸她的血,于是他为了爱情努力压抑自己的食欲,十分抓狂。

看完这类片子,浪漫之人说不定真被感动得稀里哗啦,面对诱惑,控制住馋虫忍住不吃,那是多么深的爱啊!不过,所有的“爱上食物”的影片都有个巨大的bug,就是不管是中国妖精还是外国吸血鬼,当他们克制食欲,高扬爱情时,并没有饿死的危险,都有替代食物,只不过留下了这一道“菜”,专门用于“爱”罢了。

★肖遥专栏 调侃西游

做神仙的境界

一般来说做神仙还是要和凡人保持距离的,偶尔给普通人治个病会得到顶礼膜拜,倘终日耳鬓厮磨在一起那就不好玩了。

孙悟空给朱紫国国王治病的药成分是一两大黄,一两巴豆,半盏锅底灰,让猪八戒碾为细末,用白龙马的马尿搅和团成药丸,病的东倒西歪的国王把马尿乌金丹用老龙王的喷嚏唾液送下,把三年前受惊吓积在胃里的糯米团子呕吐出来后就神清气朗,病体痊愈了。

而《聊斋》里小翠给元丰治病的手段更毒辣,小翠沐浴的时候傻老公嚷嚷着要和她一块儿洗,小翠就弄了一瓮热汤把元丰泡进去,傻公子觉得蒸闷闹腾着要出来。小翠直接给他头上蒙了一床被子。于是“少时,无声,启视,已绝。”在母亲哭骂小翠时元丰居然醒转过来,从此不痴不傻,正常了。

在这些治疗过程中,给朱紫国国王治病取马尿时,孙悟空遇到了困难,白龙马很不情愿地跳将起来,厉声高叫严词抗议道:“我本是西海飞龙变作的马……我若过水撒尿,水中游鱼食了成龙;过山撒尿,山中草头得味,变作灵芝,仙童采去长寿。我怎肯在此尘俗之处轻抛却也?”如果没有记错的话,白马这次开口说话是去西天途中仅有的两次开口说话中的一次。头一回说话是孙悟空被三藏赶回花果山,取经团队眼看要散伙的关键时刻,把小白龙逼的不得不口吐人言。可见在白龙马心里,撒一泡仙尿给凡人喝这事和断送取经大业一样万万要不得。

而被孙悟空叫来下雨的老龙口称走得匆忙没带雨器,只在空中打了两个喷嚏,吐了些涎津液,那满朝文武百官并三宫六院妃嫔与三千彩女八百娇娥,一个

个擎杯托盏举碗持盘等接甘雨。众人将龙王的甘雨献至御案,竟然是“异香满袭金銮殿,佳味熏飘天子庭!”

对白龙马和老龙来说,小白龙纵然被变成牲口也不改其神仙的傲气和风骨,连尿亦不会轻率抛洒给凡人喝的。而老龙干脆就懒得带什么雨器,吐两口唾沫给你们这些肉体凡胎尝尝都给足大圣面子了。

对文武百官和国王而言,哪怕是神仙的唾液都要视为甘露仙露的!

相形之下,最把村长不当干部的偏偏是距离神仙最近的人,比如行者上宝殿给国王瞧病,唐僧迎着骂道:“你这泼猴,害了我也!你连药性也不知,医书也未读,怎么大胆撞这个大祸!”而元丰的母亲看到儿子被捂死了,更是哭骂不绝:“狂婢何杀吾儿!”